

人生感悟

病隙琐记

□徐湘婷

患上腿疾已四年有余,从第一次就医被告知要长期用药的震惊到现在的心如平湖波澜不惊,其间,隔着无数次的内服、外敷,吞咽过数不清的名目繁多的汤剂、片剂,中药、西药,我锲而不舍地治疗,双膝却不屈不挠地疼痛。

今年暑期略可得闲,复往医院诊疗。遵照医生指令,双膝一伸再一屈,医生一摸一捏,一按又一压,关节里随即传出一阵阵清晰可闻的弹响。原本以为一如往常的问询、检查、开药,却意外地被“住院治疗”四个字干脆利落地取而代之。

时隔四年,我又一次被震惊了。于是,四十岁刚出头的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大修”。

最初几天的治疗还是比较轻松的,封包药敷、定向透药、熏蒸治疗、中药内服都没有让我有过多的不适,捏着治疗卡,拎着绷带药膏,抱着小被子,在幽暗的走廊里排队等着叫号,在各个治疗室间穿梭。我再也无法顾及一贯的淑女风范与曾经誓死捍卫的优雅形象,众人眼里尚年轻的我彻底淹没在了这一支庞大的老年病治疗大军之中。

住院第三天加入针灸治疗后,长长的银针、温热的艾灸盒、氤氲的烟雾、病友的呻吟成了我无处可逃的噩梦。每一天都要鼓足勇气才敢坐在针灸室外等待,若是恰逢人多,便主动将前面的机会

礼让给别人,千方百计延迟“银针之刑”。直等到医生快下班了,知道再无可躲,这才一脸决绝地走进治疗室,牙一咬脚一跺心一横,直挺挺或躺或趴在治疗床上。医生一边询问病情,一边手起针落。随着银光一闪,凉而尖锐的刺痛一下又一下袭来,瞬间双腿即被几十枚银针困住。我实在是没有勇气看一眼银针林立的双腿,只好迫使眸光或追逐着窗外叶隙的阳光,或紧盯着天花板上艾炙熏黄的印迹,一分一秒地煎熬着。僵卧漫长的半个小时之后,又是一番刺痛,拔了针,撤了艾盒,坐起身一看,满腿都是针眼,间或还有三两个已凝固的血珠。一瘸一拐地挪出治疗室,一屁股砸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缓缓劲儿,一刻钟后才勉强可走。第二日,针眼处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如此反复数日,双腿已是万紫千红一片春意盎然了。

半个月后,我拎着大兜小包的药出了院。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抬头直视明晃晃的骄阳,恍如重生。

出院一周,双腿上的针灸瘀青尚未褪去,一夜之间又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红色斑疹。无奈只好再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为过敏,过敏源复杂无从确定,但病因可以确定——免疫力低下。我知道,是身体又一次向我敲起了警钟。

终于熬过了寝食难安的过敏,尚未得几日自在,一日午后,左眼前莫名其妙

地出现黑影绰绰,丝丝缕缕,飘飘悠悠,灼灼日光下看纯白色时更是有点点黑斑。心知不妙,只得又去了医院,一通检查下来,诊断结果是玻璃体液化引起的视物模糊。我问医生,以后注意用眼习惯,少用手机、电脑,会不会慢慢好起来?诊室里的老少两位医生对视一眼后,皆笑而摇头。

一出诊室,我便问了百度:此病症也与机体老化有关,如同我倍受折磨的腿疾,都属于退行性疾病。我喟然一声长叹,流水难逝,时光不逆,眼睛如何复原?

散瞳后畏光如同半瞎,跌撞着出了医院,恍然想起治疗双膝出院时,我还可以直视光芒万丈的骄阳,自然地又想起了史铁生——

他说,任何灾难前面都有可能加上一个“更”字。

他也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

患上腿疾后,史铁生成了我的精神图腾,一遍又一遍地读《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命若琴弦》。而今又患上眼疾,大概海伦·凯勒将成为我的灵魂摆渡人了吧?我读的下一本书应该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了吧?

幸而,我有——且不止三天光明。十月,参加文学年会活动,遇到我住

院时的科室陈主任,关切地询问双膝恢复情况。我问及可否再穿裙子和高跟儿鞋,他老朋友一般看了我一默:裙子可以穿,只要注意保暖;至于高跟儿鞋嘛,也可以——梦里穿吧!

我哑然失笑,自知此生将与高跟儿鞋永远地告别了,再也不能踩着高跟儿鞋衣袂翩翩在风中绰约了,再也不能背起行囊去触摸山川湖海的心跳了。

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住了一场院,看了几场病,整个人变得柔软而醒透,没有了剑拔弩张的尖锐,没有了那么多非此即彼的执念,穿上开衫毛牛仔裤子平底鞋,一身的松弛舒服随性自在。

弘一法师说,命运偶尔会安排给你一场大病,是希望借此使你放缓脚步,看看世事,看清世人。

不能行万里路,我还可以读万卷书。慢下来,静下来,坐下来,在桂花香里仰望云天,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听琴听书听清风,见天见地见我心,尘世喧嚣,也是难得的人生佳境。

而今,数月过去,我的眼前依然黑影幢幢,揉着隐隐作痛的双腿,抬头仰望晴空高远,隔着眼翳绰绰如同青云鹤影,颇有几分“晴空一鹤排云上”的韵致,我且吟一句:我言秋日胜春朝——与这个秋天告别,与冬天相拥。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生活空间

隔壁的月亮

□陈晓辉

妹妹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个工作,自己租房住,隔几天就会给家人打电话,分享喜怒哀乐。有一次,她非常生气地说:“等租金到期了,我要换个地方,房子隔音不好,两边都太吵了!”

仔细一问,东隔壁住了一家三口,每天早上七八点孩子上学前,都要吵闹一阵。而妹妹的公司九点上班,此时正是她享受起床前最后的惬意的时候,但隔壁的“快点刷牙!”“咋还没吃完?”“水杯忘了没?”……种种大喊夹杂着孩子的哭声,叫人心烦意乱。

妹妹捂着胸口:“养孩子真的是太费妈了!”西隔壁倒是有孩子,但吵闹是一样的。六七岁的老奶奶、老爷爷,吵起来不输稚童和稚童的妈。他们吵架的频率不高,一般是每周一次,大多在周末。“明天闺女回来,叫你买鱼,买了没?”“咋啥都忘了!你怎么不把自己忘了!”“降压药怎么又吃错了?你血压上来不舒服别跟我说!”……种种吵闹,不一而足。

妹妹捂着胸口:“人老了都要活成那样吗?”我只是微笑。生活可不就是这样?有时候难免急躁,忘了社会规则礼仪,冲对方大吼几声,多正常啊!

但妹妹不这么想。她说,孩子不应该是香香软软乖巧懂事的吗?老年夫妻不应该相濡以沫更加温柔有耐心吗?

应该?世上哪有那么多应该。孩子都应该健康聪明可爱,年轻人都应该帅气俊美朝气蓬勃,中年人都应该功成名就游刃有余,老年人都应该睿智慈祥……如果都这样,世界就应该花常开月圆,饱满不缺了。可是世界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古人早就说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花不开,月不圆,才是常态啊!

这番简单的道理还没来得及跟妹妹说,妹妹又打电话了,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我发现,隔壁的月亮好圆啊!”怎么回事?

妹妹说,她昨晚加班后回到小区,正好看见隔壁妈妈下班回家,很疲惫的样子。她的小孩跑上前,抱住她:“妈妈,你累吗?我给你洗了你最爱吃的葡萄。妈妈,我爱你,爱你最多,就像,就像……”抬头四顾:“就像圆月的月亮那么多。”妹妹说,当时隔壁妈妈就笑了,那笑脸,比月亮还圆。

西隔壁呢,前几天傍晚老太太不小心摔了一跤,孩子们开车将她送到医院。妹妹正好取快递回来,看见老爷爷陪上了车,一脸担忧,又笨拙地下来:“你妈妈的毯子忘了拿,没有那个毯子她睡不好。”孩子们嫌麻烦:“你别跟着去送医院了,妈也不一定就要住院。”老爷爷坚持去:“等我去拿,要不我不放心。”车上的老奶奶闭着眼睛,本来皱着的脸,一笑皱纹都舒展了许多。妹妹一抬头,天上的一轮月亮也跟着笑弯了腰。

平时吵吵闹闹又怎样呢?生活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如意,但只要在你疲惫、病痛的时候,有一点安慰关心和温暖牵挂,就足以磨去日常那些小小的罅隙。就像妹妹看见的“隔壁的月亮”,给粗粝的生活以柔软的时刻,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希望和必要。

若有所思

名字与称呼

□陈建东

人自出生后便会起个名字。家大业大的,起名很慎重,他们舍得花一笔银子,请起名大师引经据典,取个吉祥贵气的名字。而寻常百姓,除了那些望族需按辈分排字取名,大多数人家起名图个吉利。想日后有福的起名福贵、福来、得福,想长寿的叫万寿、万年、长生,想保命的叫栓柱、万安、长安,还有起个贱名以图保佑的,叫狗娃、猫娃什么的,不一而足。

其实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并没有那般复杂。我上小学之前,有两个名字:本家人叫我的大名——曾娃,街坊邻居们叫我的小名——尾巴(我是亥年腊月出生的,属于猪尾巴)。或许是少不更事的缘故,从没感到名字难听。同村也有叫张尾巴、刘尾巴、赵尾巴的,这有啥呢!

上小学后,老师们在课堂上叫我的大名,本村的同学课下仍叫我的小名,此时我感觉特别刺耳难听,谁叫我的小名就不愿搭理他。

上高中时,我听说别人除有小名大名外,还有学名,于是比照着我三哥的名字(三哥在部队服役时叫向东),给自己起名叫“建东”。渐渐地,以前的大名和小名被身边的人淡忘了。

至于称呼,古人讲君臣有别,父子有序,要严格按照规矩来称呼,不然便是大逆不道。

我参加工作后,也有了正式的称呼。在学校里,师生均称我老师,我心里有些得意。我搬新家后,左邻右舍都变成了陌生的面孔。我那时三十岁刚出头,年纪稍大点的人都叫我小陈,这一叫就是三十年。

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上下级之间,不同年龄之间,称呼也是必要的。老少不分,直呼其名,是少家失教的表现。若忽略了必要的称呼,有时会误事的。

2020年1月,我光荣退休,我的称呼变得五花八门。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叫我老陈,比我年纪大的同行直呼建东。最可笑的是,我住的那片的街坊邻居依然叫我小陈。而每次回到老家,乡亲们依然用乡音亲热地叫我小名:“尾巴回来了?”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甜蜜蜜

姚黄魏紫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



姥姥的爱

□邓世太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怎么穿都暖和。

外孙是姥姥的心头肉,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着。

无论身居何处,姥姥都割舍不掉对外孙的满脸怜爱和柔情。

姥姥对外孙的爱,还没有出生时就开始关注,出生后开始显现,从摇篮里开始步入正轨。“摇啊摇,摇啊摇,船儿摇到外婆桥。外婆好,外婆好,外婆对我笑嘻嘻。摇啊摇,摇啊摇,船儿摇到外婆桥。

外婆说,好宝宝,外婆给我一块糕。”那首流传于江南水乡的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对姥姥的爱作了甜蜜的诠释。

外孙在摇篮里睡着了,姥姥看着他粉嘟嘟的小脸、圆圆的脑袋,幻想着他长大后调皮的模样,嘴里念起顺口溜:“大头大头,睡到饭熟。听到碗响,爬起来就抢。”待外孙睡醒,姥姥轻轻地把他抱起,拉着他胖乎乎的小手,教他双手对拍:“打哈巴掌,正月正,正月十五玩红灯。人家的红灯玩罢了,我的红灯刚起升!”

合辙押韵的语言,节奏舒缓的动作,逗得不会说话的外孙咧着嘴憨笑,口水顺着嘴角直流。外孙纯真的眼神,漾起姥姥心海的温情,盛开一朵鲜艳的牡丹花。

几乎所有的外孙辈,都会唱这首童谣:“荠菜根,白净净,我是姥姥亲外孙。姥姥杀鸡我吃腿,舅妈杀鸡我喝水,表嫂杀鸡我没影。”姥姥、舅妈、表嫂,三代人,只有姥姥与前来做客的外孙间有血缘关系。同是一家人,每个人对小客人的态度稍有变化,就被内心敏感的小家伙

牢记在心。现实生活中,舅妈很善良,表嫂很贤惠,但她们表现得再好,也抢占了姥姥在外孙心目中的位置。

“拉大锯,扯大锯。锯木头,盖房子。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儿,也要去。”姥姥家有好吃的,给外孙留着,等着他享口福。偶尔有唱戏放电影的活动,姥姥也惦记着自己的心肝宝贝儿,早早把他接到家里,待若上宾。

“小耙勾儿,耙铜钱,姑娘说我好可怜。白日叫我捡柴火,晚黑叫我摸菱角。菱角刺,扎我脚,哎哟哎哟小哥哥。”吃住在姥姥家,免不了要学着干家务活。动起手来,笨手笨脚的,有时要受点委屈,满腹的娇气随着儿歌溢出,听得人忍俊不禁:这小孩子,真会编排人!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关于洛阳中隧小区社区支行终止营业的公告

以下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洛阳监管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洛阳监管分局关于同意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隧小区社区支行终止营业的批复》(洛金复〔2024〕126号)文件批准终止营业,现予以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隧小区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O615S341030027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4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状元路与英雄路交叉口

口状元府邸小区2-22号商铺

